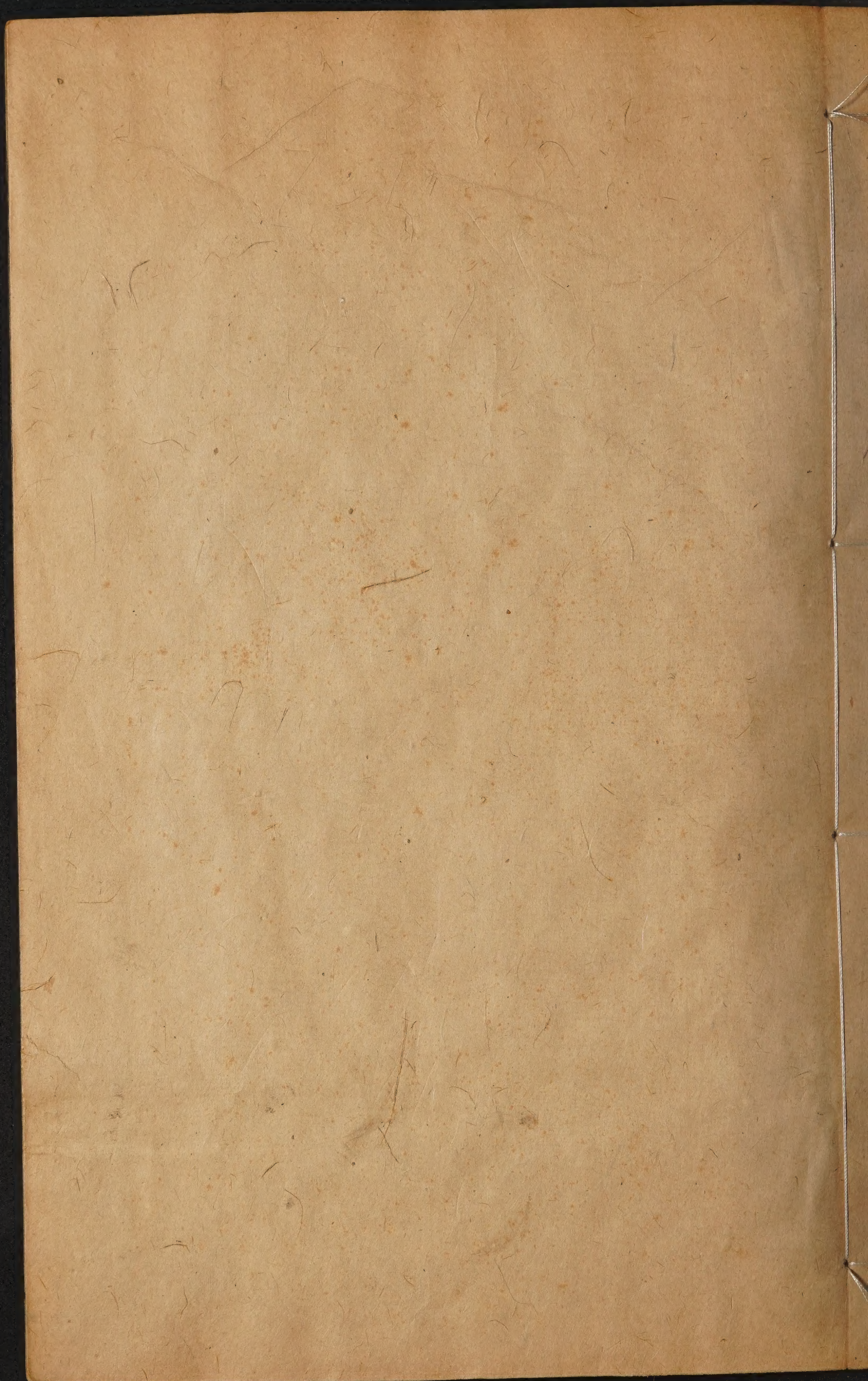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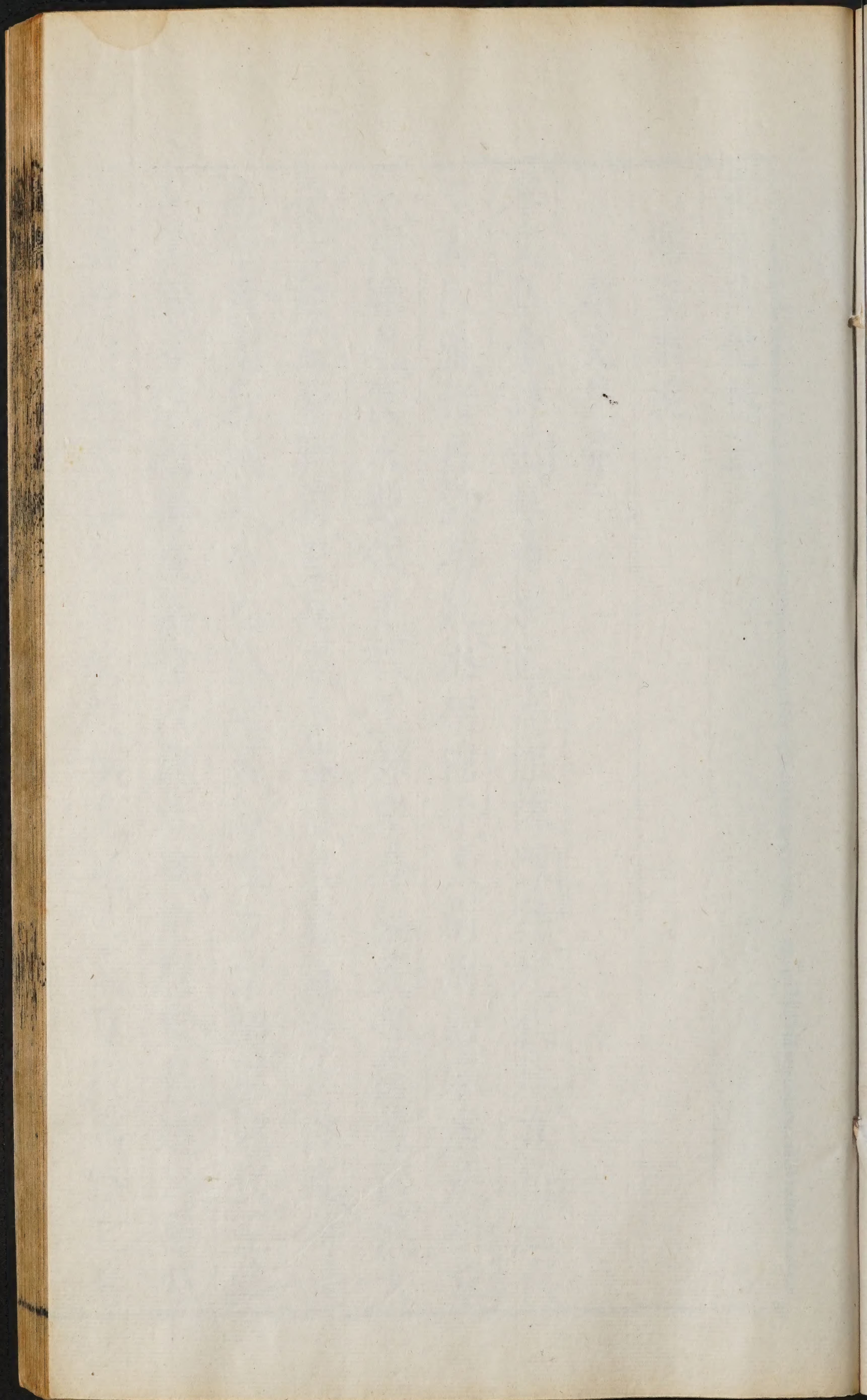




明聖繼統

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諱恒、母薄姬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恒為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為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代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

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

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巳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巳酉入代邸羣臣從至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矦典居

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

元年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益封太尉周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東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旣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

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
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
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上從
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歡洽乃修從
代來功臣詔封周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又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皆益邑各三百
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
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
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故常
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二年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

矦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
靡有違德今列矦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矦
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矦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
子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矦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
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
朱虛矦章東牟矦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
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
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
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
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

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仍親率羣臣農以勸之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畱游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於是詔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擊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四年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六年淮南王長

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十二年春出孝惠皇帝后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法十四年匈奴寇邉殺北地都尉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匈奴遁去其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矣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

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
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上幸雍始郊
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
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
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改元後元年新垣平詐覺謀
反夷三族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
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
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
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

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後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

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及宗正劉禮等爲將軍次霸上等處以備胡後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遺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其飲食絶其祭祀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

身崩而念在民眞仁人哉眞聖主哉

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班氏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

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只令邊備守不肎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李生曰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予故備載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穩實故其詔令不虛也學者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之異端楊朱氏能令天下禍敗吁請細觀焉毋但哺前人糟粕也

景帝卽位之元年詔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等皆自殺四年夏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七年春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三年帝崩在位十六年班氏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

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董份曰、太史深服文帝、故末復總敘其德化、海內殷富二句、結盡孝文功效矣

英雄繼創

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

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元光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乃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

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三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

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
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
上郡殺略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
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為
博士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
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
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
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
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

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二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遣驃騎
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皐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
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
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
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
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月也匈奴昆邪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
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
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

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還至洛陽封周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

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
十萬人反與匈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
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
平之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
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
橫海將軍韓說中允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
章擊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
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

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讋焉、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月也、東越殺王餘善降、乃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令加增太室祠、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

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

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矦王列矦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絶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色尚黄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禪石閭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琅邪

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

寡孤獨帛人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還行幸建章宮二年春丞相賀下獄死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葬茂陵在位五十四年

守成明辟

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本以有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後元二年、立爲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元元年、車騎將軍日磾薨、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時帝年十四、能知其詐、深信大將軍光、語在光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葬平陵、在位十三年

守成令主

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故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

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
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
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以此具知
閭里姧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
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
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燿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
亦以是自恠至是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
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益封大將軍光萬
七千戶三年春皇后許氏崩四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
年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

適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四年秋、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八月、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獄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

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二年春、立皇后王氏、四年

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者他皆勿坐、神爵元年

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

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乃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

銅池中、九眞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東濟大河、天

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

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是年、西羌反、後將軍充國言屯

田之計、二年、羌虜降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

逐王先賢撣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迎日逐、破車師、九月、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

親三年春起樂游苑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春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秋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五鳳二年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封爲列侯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少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

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是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帝崩葬杜陵在位二十五年

元帝之母共哀許皇后也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好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終不忍背之久之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常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千古不易之談）（爲天下者安得）（顧私情）

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

諸望之令自殺三年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乃罷珠厓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别離非人情也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建昭三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竟寧元年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

詔掖庭王嫱爲閼氏五月帝崩在位十六年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雖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成帝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

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
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
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
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
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
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　遂　臭　故
相承晨見東方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為列侯
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
天下四年匈奴單于來朝鴻嘉元年上始為微行出二年

春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三年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封婕妤趙氏父臨爲城陽侯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二年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詔曰朕奉宗廟二十五年至今未有繼嗣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班彪贊曰臣大是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

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者也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畫出一箇道學先生

哀帝元帝第二子定陶恭王長子也帝覩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諂憎疾忠直安能彊乎在位六年享國不永哀哉

平帝元帝第三子中山孝王長子也年九歲即位五年王莽鴆弑之

篡弒盜賊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

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是時大司馬曲陽侯根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拜莽爲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平

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

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
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言莽有定國安漢家
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
於是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
姓家給然後加賞莽既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
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
漢公四輔平決莽又欲以虛名說太后因上書願出錢百
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
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又欲以
女配帝為皇后奏言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

請考論五經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巳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或言安漢公盛勳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巳聽公卿采莽女遂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莽太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衞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衞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巳爭權也莽子宇

以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
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婦兄呂寬議以爲莽不
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即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産子
又殺一子
巳殺之、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
罪、臣不敢隱其誅、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
郡國豪傑素非莽議己者、死者以百數、海内震焉、五年冬、平
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縢、
好作俑
置于前殿、勑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絶、而
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

弟不得相為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

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周公何故）誥作策（好名作此僞人也）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莽旣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眞之事矣初翟義等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改號曰新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不必驚矣）初漢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高帝即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肎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
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
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
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
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
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
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
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
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
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

脇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上皇太后璽綬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絶之於漢墮壞孝元廟

好○一○篇○王○莽○祭○文○

○快○哉○

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

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考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而光武即皇帝位

乘亂草編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太守居臨邛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略漢中郡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横述不能堪乃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復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歡喜奉迎今百姓無辜婦子繫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

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述即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而降其衆二年秋、更始遣將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欲自立、乃使其弟恢、於綿竹、大破擊更始之將、由是威震益部、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述見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附、邛筰君長、亦來貢獻、建武元年、述遂稱帝、初世祖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後又謂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巴蜀、告示禍福、述初不答、及世祖伐蜀、岑彭吳漢臧宮來歙等、又水陸並進、岑彭擊破

侯丹、臧宮破降王元及延岑之衆、馬成等遂破河池、平武都。述始懼、使客刺殺來歙、帝仍與公孫述書、示以丹青之信。述左右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冬、十月、述又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十二年春、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相皆恐、日夜叛述而去。帝必欲降述、復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可完。述終無降意。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乃以成都降、蜀地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

氏而族延岑放兵大掠焚燒宮室帝聞大怒遣人讓漢又讓其副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何以爲心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乃亦行此耶蜀平後帝以任延爲武威郡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十三年詔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

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堪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
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大事

藏書世紀卷四

聖主重興

漢世祖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以至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

二十八矣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春陵春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淯水西伯升又破莽納言嚴尤將軍陳茂兵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狥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

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大將軍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

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六月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

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

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去整修官府光武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

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禁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復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會王子林許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立為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

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給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旣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王霸詭言氷堅可渡至則氷果合遂得渡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卽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

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巳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東圍鉅鹿逆戰南綠斬首數千級進圍邯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二於更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

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先擊銅馬於鄡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

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卻賊得免賊雖戰勝而素憚光武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追戰于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位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留

時逆衆不正號位絶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六月即皇帝位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羛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

帝自將征之。己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茂以降、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年、帝自征隗囂。九年、隗囂病死、衆復立囂子純爲王。十年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十一月、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述被創死、蜀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四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反、

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甲申、幸舂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

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阯、十九年、馬
援破交阯、斬徵側、因擊破九眞賊、盡降之、六月、詔以皇太
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二十一年、
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
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
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
在也、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
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
二十四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
虜、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

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郤地千餘里、伏波將軍
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
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
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
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
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貢獻乞和親、三十年、
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
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
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

妙甚

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二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初皇考南頓君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

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守成明辟

明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年三十即位改元永平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

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唯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隨救解帝封諸子爲王皆親定封域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

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墾田之弊既即位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以後宮親屬故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在位十八年而崩悲夫多作數十年皇帝何妨哉

章帝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帝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

罵得好

重之元和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章和二年帝崩年三十一在位十三年帝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自永平建初之間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此者然帝

厭苛切、而過於寬容、故外戚寖橫、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廢長立幼、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君道貴剛柔則廢、信夫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謂之長者、不亦宜乎、李生曰、長者無用之名也曷足貴乎、況帝王哉一不剛殆矣

和帝、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爲已子、即位年十歲永元元年、誅竇憲在位十七年、和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崩、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鄧后誣以痼疾少子隆生

始百餘日故迎立爲殤帝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就國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留祜居清河邸殤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騭定策立祜爲嗣焉

安帝祜章帝孫卽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巳子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巳乃迎立祜爲帝建光元年太后崩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乃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毀短太后致帝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

告太后兄弟悝弘閻謀立平原王者、帝怒令有司奏悝等、
大逆無道、盡誅之、而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封宦者
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自此
宦官弄權、外戚用事、雖有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在位十九年崩、閻后臨朝、又欲久專國柄、貪立幼年、與顯
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閻顯忌宦
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寶自殺、豐下
獄死、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
福在已、
順帝、安帝太子、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延光三年、安帝乳

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共搆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時方十歲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梓宮因悲號不食内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閻顯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迎濟陰王即皇帝位誅閻顯等而封程等十九人爲侯在位十九年而崩

冲帝順帝子年二歲即位三月而崩梁太后與其兄冀定策禁中迎纘立之是爲質帝年八歲

質帝聰慧冀惡之遂弒帝而立志在位一年

桓帝志蠡吾侯之長子也帝即位梁冀以外戚專權帝與

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横、雖有黄瓊陳蕃、不學無術、而黨錮之禍起矣、在位二十一年

靈帝解瀆亭矦之子、即位、竇后臨朝、竇武陳蕃爲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既而陳竇被殺、宦官專權、漢祚終矣、在位二十二年、子辯立、何太后臨朝、袁紹等勒兵入宫、盡誅宦官、董卓遂脅太后、廢辯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協、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即位、董卓既誅、曹操爲相、進爵魏王、操薨、子丕禪位、以帝爲山陽公、在位三十一年、魏青龍二年崩、壽五十四、自遜位至崩、又十四年、太子早沒、孫

康立五十一年薨子瑾立四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
爲胡賊所滅國除爲公共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魏

武帝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于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

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劭、與從兄靖、俱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詣劭問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

也、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
劉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
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
萬、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
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
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
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
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
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楊
州募兵、得四千餘人、二年、諸將議以幽州牧劉虞宗室賢

儁欲共立爲王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但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我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引兵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散我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聽遂與之戰果爲所殺信乃迎操領兖州

牧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操追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鋭者號爲青州兵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好俠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人曰曹將軍雖據兖州實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守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矣鄉人皆以張曹相親不然其說已而張邈與陳宫果叛操以迎呂布頼荀彧保鄄城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陶呂布夜

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兖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允又爲卓將李傕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見天子董昭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

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也建安二年操討
張綉三年東征呂布屠彭城布將宋憲等執陳宮舉城降
生擒布宮皆殺之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吾知紹之為人
矣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
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祗足為吾奉也
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
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
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
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

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顏良文醜七年操軍譙使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死少子尚代譚將軍軍黎陽九月操征之八年袁譚袁尚夜遁操進軍鄴九年操攻鄴十年攻譚破之斬譚冀州平袁熙與尚奔三郡烏桓操征烏桓十一年五月操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絶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張遼爲先鋒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與熙

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
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
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問
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
也、十二年、至易水、代郡烏桓及上郡烏桓行單于等、將其
名王來賀、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
是軍大疫、多死、乃引還、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
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
春、下令曰、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
及其得賢、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

天下未定此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遇魏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揚明側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是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超等屯潼關操敕仁等曰關西兵精唯堅壁勿與戰八月操親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先渡

兵獨與都尉許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
萬餘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乃扶操上船賊戰急軍爭濟
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爲流矢所
中夾褚右手並泝船是日微褚幾危校尉丁斐因放牛馬
餌賊賊取牛馬操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水
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
渭南韓遂與操有舊請與操相見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
相語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
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爲操所破及關中平諸將問操曰

賊初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兵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喜、賊破後、或問操、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守阻、不一二年不

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十月、操征孫權、十八年正月、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四月至鄴、五月、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之、笑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

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不聽操自合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又曰刑百姓之命也今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以高柔爲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軍還、二十三年、金禕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詣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四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殺之、是年、孫權將呂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操、

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薨、年六十六、操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武子兵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若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至決機而乘、氣埶盈溢、故每戰必克、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覬等、善圍棊、操皆與埒能、又習啖野葛、至一尺、少多飲鴆酒、獻穆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

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及伏后被弒節立為皇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詈曰天不祚爾嗚呼誰知此詈遂成讖也漢獻貶帝為公以后為山陽公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為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未絕也永嘉不競氐羌並起司馬晉已失天下況魏乎嗚呼又誰知漢以公相傳又且幾百年而魏之不祚一至此也西晉已亡而後漢之祀絕則漢之祀有五百餘年其末代如周之寄食東西而又勝之矣深仁厚澤之報何如哉故有國者不可以急於取國而恣為勦絕撲滅之威以自擅而圖後禍也本欲為

慮後之圖孰知後禍更速乎魏武司馬懿是已魏武好殺其子丕先殺其弟禁錮其宗其餘盡夷滅於司馬懿之手無孑遺者司馬懿好殺又多殺曹奪國未幾而司馬炎二十五子咸自相噬不盡者懷愍二君總奴虜斬截於羌胡矣天之報施竟何如哉天道好還人不可以獨殺諒哉余故謂曹后天不祚爾之言有驗也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首立九品官人之法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爲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

好賢

諸兄弟並遣就國夫怨植已矣並及諸兄弟何也故下太
后親告丕曰汝旣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黃
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丕
灌○均○兒孫千古同用
以太后故貶爵爲安鄉侯其年又改封鄄城侯其餘侯王
皆寄名空地而無其實老兵百餘人爲之守備隔絕千里
之外不聽朝覲雖有侯號實同匹夫皆願爲布衣而不能
得法旣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
惜○哉○史○失○其○名○
衮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
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衮聞大驚曰修身自
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翦枝榦、委權異俗、勢同廆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丕即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卞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死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

司馬懿之奸亦難久有魏也而況司馬父子兄弟終日覬其側哉

明帝叡丕子臨終以曹爽爲大將軍與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在位十四年

邵陵厲公芳叡養子也即位三年而司馬懿卒子師繼爲大將軍六年而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卿夏侯玄遂廢芳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髦丕之孫司馬師卒弟昭繼爲大將軍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兵討昭爲昭所弑在位七年

長道鄉公奐操孫也司馬昭弑髦而立之昭卒子炎嗣爲

晉王簒魏廢奐爲陳留王在位七年而魏絕魏之前後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弒其二見廢唯丕與叡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心矣本欲滅吳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耶又豈料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已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歟奐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爲虛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子非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爲牛嬴秦之爲呂等耳未絕而先自絕矣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稱魏帝者空有帝之名

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叡十四年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二代相繼而爲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吳

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卓尋徙都、焚燒雒邑、堅乃前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初平三年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矣、舒人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及堅死、策年十七、策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慨然有復讐之志、

後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表懷義校尉因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遂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初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善用人旣又攻劉繇於牛渚營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

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慈便前鬭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後繇兵敗走丹陽策入曲阿勞賜軍士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策於是威震江東建安元年策將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遂爲策所破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爲功曹策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策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史

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
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
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
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
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
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
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
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
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謝遣之、衆未有所附、策命
太史慈先往安撫、并觀華子魚之爲人、左右皆曰、慈必不

還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
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
有膽烈非縱橫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
死亡不相負諸君勿言慈果如期而反四年冬策以計
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遂進擊黃祖十二月策軍至沙羨
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策與戰大
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
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
鼓一震不能無傷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歆
即作檄遣使齎迎歆自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遂

有豫章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五月夏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十三年權西擊黃

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
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
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
計與劉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 ○可○傷○
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秋九月作濡
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
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徃禦之相守
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如劉景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 ○英○雄○
去又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

乃引兵還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可惜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黃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

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
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
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
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
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對不如前

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即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
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
年又改嘉禾三年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

魏主叡卒、太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孫亮權少子、權以宗室孫綝爲大將、傅亮、亮卽位以綝專恣、陰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綝以兵取尚、又攻殺丞于蒼龍門、黜亮爲會稽王、尋殺之、在位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綝廢亮立休、休以綝爲丞相、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陰與張布圖討、臘日、百僚朝賀、諸武士縛綝、卽日伏誅、在位七年

孫皓休兄和子、淫虐殊甚、每宴群臣、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以司過失、宴罷、各奏闕失、過大、卽加威刑、小過亦輒

罪、又激水入宮、宮人稍不合意、輒流殺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又惡人視巳、群臣莫敢舉目、丞相陸凱曰、君臣一體、無有不相識者、若猝有不虞、恐不知所赴也、後降晉、封爲歸命侯、在位十七年

蜀

先主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常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爲平原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備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别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水陸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袁術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

小沛、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三年、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操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値雷震、失匕箸、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會操遣備邀袁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將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遂自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乃奔青州、因袁

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五年秋劉備略汝潁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紹紹乃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後在荊州數年一日至厠所慨然流涕表怪問故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三年操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勸備攻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遂去過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十

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追及備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四次）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備以手戟擲之曰、（知人）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沔、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狥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爲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

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復以妹妻備。十五年冬、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留之。權不聽。備還公安、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乃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法正至荊州、遂勸備取益州。龐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指與

大是

亦是無了周瑜矣

亦是

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道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未即

至言至言

許靖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
備進據涪城十九年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
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
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
昔之所忿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
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太和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
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
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
無所憂也於是遂遣周瑜率水兵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
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及備取

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備聞之、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魏大將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郃屯廣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

州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擂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備明日自來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為太子是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夏四月

漢中王即帝位於武檐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忿孫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爲陸遜所敗三年夏先主薨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矣遺詔敕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勿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此豈宜與泥塑語）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

後主禪嗣位（當得起）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黃皓用事（當時何不立諶）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遂降禪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

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禪至洛陽封為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歌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語禪曰後若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即閉其目會復問禪對如之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武帝炎、司馬昭長子也、昭、師之弟、而司馬懿之子、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及操薨于洛陽、懿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懿轉丞相長史、及丕代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七年、文帝病篤、懿與曹眞陳羣等、並受顧命輔政、明帝即位、詔懿屯

于宛、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王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

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軍任雍郿為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

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明帝使使者勞軍加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等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時搬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青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明帝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

北、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
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
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
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
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
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
懿終不出、亮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明帝
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
懿將出兵、毗杖節立軍門、懿不得出、乃止、初蜀將姜維聞
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

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去懿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嘆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孔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

省覽、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

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

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

於逵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僞公卿巳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師帝乃遣使者勞軍于薊及齊王卽帝位

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明帝惡其浮華、皆抑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丁謐為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實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二月、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爽又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

朝政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
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爽晏謂懿果疾篤會
河南尹李勝將蒞荆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婢持衣
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
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
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
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退告爽曰司馬公
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
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
弟太后勅如奏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曰智囊往

矣懿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
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
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不肎通奏而遣侍中
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
還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
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
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今日卿等
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
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羲兄弟默然自甲夜至五

鼓、爽乃投刃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犹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懿遂奉帝還宫、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黄門張當與爽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於是收爽羲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懿猜忌多權變、初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而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

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
吏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淵
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
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卒時年七
十三師字子元懿長子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
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
馬子元是也懿之將誅曹爽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
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
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及
懿卒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正元元年天子與

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即名殺豐、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師又諷帝擅廢皇后張氏、又諷魏永寧太后下令廢帝、收帝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毌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兄師疾篤、昭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師卒、天子命昭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昭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自爲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三年、攻誕斬之、夷三族、昭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

晉國置官司焉、景元元年、昭弒帝、而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昭復滅蜀、進爵為王、昭卒、炎繼昭為晉王、泰始元年、炎篡魏、國號晉、都洛陽、除魏宗族禁錮、大封族屬、咸寧七年滅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故永寧已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在位二十六年、帝初即位、厲以恭儉、有司奏御牛青可、惡、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太醫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

前及平吳後天下乂安遂耽樂遊晏既多內寵復納孫晧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莫知所適惟乘羊車聽其所之宮人竟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爭引帝車末年知太子昏庸而恃皇孫聰慧不欲廢立僕射何曾嘗云每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李生曰司馬懿於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禮懿亦至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父子之於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已有既廢芳立髦矣復弑髦而立奐又廢奐而自立豈其主有劉禪之庸孫晧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

孫晧、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家崇班重任、盡爲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引而納之蕭墻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寄友、況有國者、將奚託哉、是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惠帝、武帝第二子也、昏愚不辨菽麥、自爲太子、朝野咸知不堪、及居大位、政由羣下、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飢餓、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𪍑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鴆之、在位十七年

懷帝、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懷其一也、惠帝崩、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以歸、遂見殺。秘書監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之主、而繼惠帝之後、東海專政、坐致流亡、可慨夫。

愍帝、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於藍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于長安、即位四年、劉曜逼京師、内袒銜璧輿櫬出降、劉聰出獵、令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後因大會、使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執蓋、遂見殺

藏書世紀卷五

南北兵爭

南朝晉牛氏

元帝司馬懿曾孫琅琊恭王之子也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即帝位旣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

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分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可觀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乃飲藥而死畱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舅氏當朝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為嗣在位三年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卽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在位四年

海西公、哀帝母弟也、卽位六年、桓温(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

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悟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在位三年

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弒之、云因魘暴死、在位二十四

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凡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簒。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在位二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於琅琊第。宋永初二年。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弒之。在位二年

定亂代興

宋劉裕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琊王謐知之、裕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傅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

歘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簒位、遷晉主於潯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躭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修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温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

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詣裕裕遂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裕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

遠討、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粮道、別敕段暉帥兖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閒、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粮棲畝、人無匱乏之憂、

虜巳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參軍胡藩
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
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粮儲、悉
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
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巳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
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
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
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
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

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廣州循孫恩妹壻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于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歿孟昶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强敵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志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

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决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頭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决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三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

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旣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鎭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卽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𢀖自外水

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内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内水向黄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死譙縱滅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即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内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

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為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六十葬蔣山諡武皇帝裕微時耕於丹徒至受命耨耜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即位一年居處所為多乖失徐羨之傅亮廢為營陽王復弒之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乂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强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决、遂爲子劭所弒、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警勇决、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禿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讎

廢帝子業、武帝子、旣卽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之等弒之、而立湘東王彧、在位一年

好還

明帝彧、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彧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不華、令太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王、在位五年 ○可○憐○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世世

不生帝王家遂（毒發）被弑在位三年年十二

誅梟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明帝崩、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貟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

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
範巳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
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亦陷太后
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
等從石頭濟淮閒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
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
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
子昨巳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巳焚
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

聚觀。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指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堋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弑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卽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弒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

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勑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即位、西昌侯鸞有異志謀弑之、乃稱廢帝、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嘗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見弑〇壽〇殺〇

海陵王鬱林弟也蕭鸞立之復弑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之姪即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前古未有也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弑

和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頴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頴胄卒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焉在位二

年

誅暴代立

梁蕭氏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顴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卽位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

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
沉於檀溪、密爲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
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號梁、
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
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普通五
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
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
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
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
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

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臘鵞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聞之遣檢掘得鵞物大驚悉誅道士等以故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淸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爲所弒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

殺生多矣有累冥道

○毒○發○○

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即位二年、為侯景所制、旋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攬筆立成、武帝嘆曰、我常以東阿為虛、今果然矣、及長、器宇寬弘、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然傷于輕靡、時

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既見廢。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麗死于此。後王偉與彭儁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儁進土囊。遂死。（毒殺）

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死。（毒殺）太子神明端嶷。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

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顔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
晚矣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舉兵圍
臺城、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月、侯景廢
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
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十一月、王僧
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爲帝、繹攻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
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
餘卷、在位三年、

敬帝蕭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

將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亂、蕭繹攻詧兄譽于湘州、詧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大雨暴至、詧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詧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柱宇文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詧稱帝于其國、詧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怏怏、抱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在位三年

走亂代立

陳 陳氏

陳霸先少俶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侯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適送貞

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即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没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强敵乃召臨川王蒨嗣位

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不上鏘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强苦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頊頊廢帝爲熈

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反侵地、彊弱之形既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簒周、甚敦鄰好、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倖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

夕達旦、以此爲常、隋文帝謂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即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禽虎率衆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好計）、乃逃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爲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此呼飲）、終日沉

醉，卒有醒時。隋文時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廵，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啟告急，叔寶正飲酒，遂不知省。高熲至，猶見啟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李生曰：樗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

聖人心事　絕妙　是賞是罰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裕之功德巍巍，四海歸心，

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琊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弑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弑、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孑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illegible]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弑蒼梧而自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虞者、乃復弑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夷、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寳融爲巴陵王、仍遣鄭

但禽以生金進而加擢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肯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刑則泣以麵爲犧牲[illegible]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噍[illegible]卒致太子死而身亦[illegible]侯景所弒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作絶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

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

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